

蒋方 编选

李璟 李煜集

李 璟 李 煜 集



历代名家精选集

李璟 李煜集

蒋方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璟李煜集/蒋方编选.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

(历代名家精选集)

ISBN 978-7-80729-250-0

I. ①李… ②李… II. 蒋…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南唐(937~975) IV. I222.84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879 号

书 名 李璟李煜集

编 选 者 蒋 方

责任 编辑 卞 岐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 邮编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50-0

定 价 16.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6-82328881)

前 言

南唐国家不大,历时不长,其三位君主中,李璟和李煜都以文才出众而颇受人们关注。

李璟,原名景通,字伯和,公元 916 年生人。他出生的这一年,父亲徐知诰还没有改姓为李,时任吴国昇州刺史,治所在江宁县(今江苏南京),正在忙于修筑城池宫殿。完工之后,这座城的建筑是“制度壮丽”,遂升为金陵府。在唐末战火之后,金陵重新成为赫然繁华的都市。当吴国废而南唐立,他即位为帝,将都城定在了这里,而以扬州为东都。南唐立国虽然是在公元 937 年,而其事业的奠基却可以说是由金陵筑城开始。至公元 975 年宋太祖赵匡胤灭其国,南唐的三代君主,在此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岁月。在烈祖、元宗的庙号之外,史家通常以先主、中主、后主来分别称呼他们。

李璟的幼年是在父亲与徐氏兄弟及吴主杨氏的权力斗争中度过。他十岁就担任吴国的郎官,迁诸卫将军,典领军事(《江南野史》卷二)。一个孩子,自然无力参与政治,这种任职,不过是借其名而将权力归属于他父亲的一方以便控制。这一时期,徐知诰与徐温之子知训、知询之间权争激烈,杀戮的残忍,谋谲的诡变,充斥着整个政坛,也影响着每一个身临其境者的生活感受。一直到 937 年吴主杨溥让位,君权归于徐知诰,朝廷中的纷争才告结束,始有平静。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李璟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于政治斗争的畏惧与排斥。他在十五岁时曾在庐山瀑

布之前筑读书台，“为他日闲适之计”（《玉壶清话》卷一〇）。尚未成年的他，就已经有了退隐之想。李璟幼年已展露出了文学的才华，十岁有咏新竹诗，其中一联“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描写形象而寓意生动，深得时人的赞赏。

公元 938 年，徐知诰即皇帝位的第二年，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徐知诰在被徐温收养之前本姓李，此时就为自己的登基寻找历史依据而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吴王李恪的玄孙，复姓为李，改名为昇。李璟也在此时改“景通”为“璟”。身为长子，他在李昇封齐王时即立为王太子。南唐建立，先是封为吴王，又徙齐王，立为皇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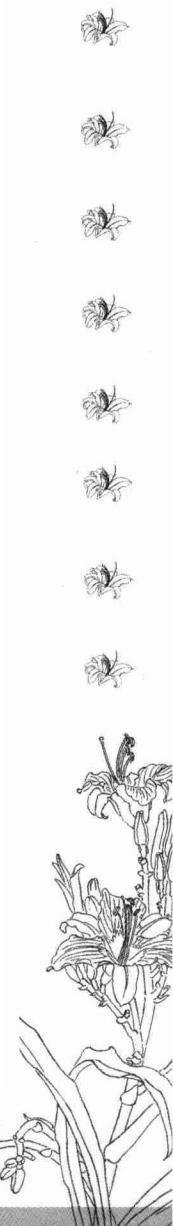
李璟在立为齐王太子时，就辞让不肯居位。在立为南唐皇太子时，他更是恳切地坚决辞让，向李昇上表申诉：“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嗣，息觊觎。如臣兄弟，禀承圣教，实为敦睦，愿寢此礼。”（马令《南唐书》卷一）于是李昇大为高兴，下诏称赞他守廉退之风，师忠贞之节，说是“有子如此，予复何忧”（陆游《南唐书》卷二）。于是任命李璟为诸道兵马大元帅、判六军诸卫、守太尉、录尚书事、昇扬二州牧，而令臣民奉笺齐王如太子礼。

李昇死在 943 年，李璟二月即位，三月即改年号为保大。古代君主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表示承父之后的儿子不忍遽改父道的孝心。但是，当秘书郎韩熙载请求按照礼制逾年改元时，李璟却“不从”。这并不表明李璟对于父道的“不从”，而是他急于以名分的形式来巩固地位与权力。

《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李璟即位之初，将本在外任的宋齐丘召回金陵任太保兼中书令，周宗召为侍中，均掌机密。“以齐丘、宗先朝勋旧，故顺人望召为相，政事皆自决之。”即外示宠任而内有防范，又使周宗与宋齐丘相互牵制，

以便掌控。但是，李璟为齐王时，就很信任冯延巳，任命他在齐王府中掌书记，处理往来的文书。陈觉本是宋齐丘的党徒，李璟又赏识其才而加以委命，担任兵部尚书这样的要职。这时，冯延巳等齐王府中旧僚就与陈觉等勾连到一起，“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谓觉等为‘五鬼’”。这样，尽管这年年底，李璟因周宗之诉，先是出宋齐丘为镇海节度使，继而又批准他归隐九华山的请求，来扼止他的权势，但朝廷内的党争并没有因为宋齐丘的离开而清静。时隔不久，李璟又接受陈觉的劝说而派弟弟景达请宋齐丘回朝任职，使其同党气势炽烈。而游梦锡也是齐王府旧官，忠心事上，每对李璟直言规正，本欲重用，即位后却因宋齐丘之党的谗言而贬为池州判官。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虽然李璟对宋齐丘有所防范，却并无魄力正肃纪纲，加之既放任冯延巳等人打击异己、争夺权力的行为，又不能信用正直忠恳之臣，这就开了朝政紊乱之始。李璟性格软弱，不能分明决断，威服大臣，老臣李建勋当时就忧虑地说：“主上宽仁大度，优于先帝，但性习未定，苟旁无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业耳。”（《资治通鉴》）

保大二年（944），闽越内乱，南唐枢密副使查文徽请求用兵出击，而国人多以为不可。李璟任命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循行边境，覩其可否。而查文徽急于有功，奏言攻之必克，李璟为利诱所驱使，就命令边鎗率军从查文徽伐闽。进军不利，二人退守唐境。次年（945），查文徽再度请求增兵伐闽，而这时边鎗攻占了漳州（今福建南平），“查文徽之党魏岑、冯延巳、延鲁以师出有功，皆踊跃赞成之”。于是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越平定。然而为进行战争而“征求供亿，府库为之耗竭，洪、饶、抚、信之民尤苦之”（《资治通鉴》）。此时王延政等闽中豪强归降南唐，成为附庸，虽然不是真正的



降服，倒也可以相安无事。保大三年（946），枢密使陈觉企图建立功勋，向李璟夸口能够劝说福州李弘义入朝觐见，却被李弘义婉言拒绝，悻悻而归。为了挽回面子，陈觉就擅自发兵，命冯延鲁去攻打福州，并向李璟请求增援。李璟虽然恼怒陈觉的专权擅命，但架不住宋齐丘、冯延巳等人的劝说，还是发兵前去支援。魏岑时任漳泉安抚使，见陈觉发兵进攻福州，唯恐自己无功，也擅自发兵呼应陈觉。被围的李弘义转向吴越请得三万援军，里外夹击南唐军队，而冯延鲁、魏岑等人争功冒进，进退互不相应，于是南唐在福州城下打了败仗，兵力军资损失惨重。

当福州大败的消息传来，李璟大怒，先是命令在军中即斩陈觉、冯延鲁；继而又令以铁锁将二人缚至京城，处以死刑；至后又赦免二人死罪，改判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前后三次命令的变更，是与这时任太傅的宋齐丘和身为丞相的冯延巳的救援有关。韩熙载因此上书谏劝，以为：“擅兴者不罪，则疆场生事；丧师者获存，则行阵解体。请行显戮，以重军威。”（马令《南唐书》卷二）并批评李璟不应当因宋齐丘与冯延鲁二人之言而轻改已经发布的命令。李璟不听韩熙载之谏，却听任宋齐丘因此报复而将韩熙载贬为和州司马。不久，陈觉与冯延鲁又都起用如初，依然受到李璟的信任。

李璟即位之时，承李昪苦心经营而积累的国力，若处置得当，南唐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但是，他既乏决断之力，又无纳谏之明，所信用的冯延巳、陈觉等人，争权营私，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容悦事上，打击异己，至使面临大事之时，每每措置失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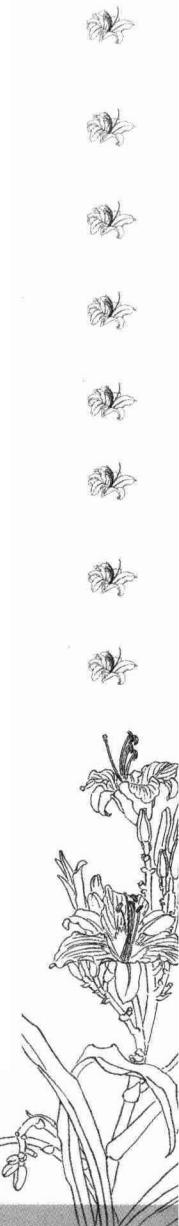
保大十三年（955）十一月，后周始征淮南。随着后周军

队的步步胜利，南唐守将是成群结队地奔降，淮南的城池是接二连三地失守，李璟的态度始而轻慢议和，继而献金求和，终而媚言乞和，步步后退，直至中兴元年(958)三月以尽割淮南之地、称臣纳贡的条件与后周缔结停战和约。于是，南唐去帝号，称国主，凡天子仪制，全部降损，废自己的年号，用后周的年号，甚至为表示恭敬，避后周信祖之讳，李璟更名为李景，并告于太庙。李璟沮丧之至。他杀了陈觉，幽死宋齐丘，也只是泄愤而已，于南唐国蹙势衰的局面并无补救之力。次年(959)七月，李璟为保存半壁江山的南唐，避开北方的威胁，与大臣们商议由金陵迁都洪州，开始了都城的建设，更名南都南昌府(今江西南昌)。“南昌”之名，寄寓着南唐复兴国势的希望。但是，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资治通鉴》)，再加上修建新都，国家已无财力可言。南昌南昌，南都昌盛，国家复兴——不过是徒然愿望，空言而已。

建隆元年(960)正月，在淮南之役中战功卓著的赵匡胤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宋朝。二月，李璟立吴王李煜为太子，留在金陵监守国政，自己则率领大臣和护卫沿长江上行，迁都南昌。到达南昌后的李璟，既悲愤国家的衰亡，又伤感南昌宫殿的狭隘，每每东望金陵而泪下沾襟。961年六月庚申，幽闷郁结的李璟死于南昌长春殿，终年四十六岁。李璟临终，亲手书写了遗令，要留葬在南昌西山。但他的儿子，王位的继承人后主李煜，却将他的灵柩迎回金陵安葬。

李璟做皇帝，无疑是失败的。如果不以国家政事而言，只以善诗能文而计，李璟无疑是一位才华风流的文人。

李璟为人儒雅温润，神采俊秀。《钓矶立谈》卷一记载：“元宗神采精粹，词旨清畅，临朝之际，曲尽姿制。湖南尝遣



廖法正将聘，既还，语人曰：“汝未识东朝官家，其为人粹若琢玉，南岳真君恐未如也。”将他比作南岳大庙中的真君塑像，可见其温煦庄重之态。李璟接待文士，既亲切随意，又不无尊重。陆游《南唐书》卷一一记载：李璟“闲御小殿，以燕服见学士，必先遣中使谢曰：‘小疾不能著帻，欲冠帽可乎？’”因为穿戴的不拘礼仪而以君主之尊向文士致歉，言语又婉转温顺，李璟的待人行事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李璟爱读书，善诗词，能作文，书法也有名当时。他常常以朴素的儒服与文士游赏饮宴，所作歌诗，当时传诵。他曾与冯延巳闲谈，言及词艺，赞赏其句而笑问：“‘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回应说：“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马令《南唐书》卷二一）李璟的文章也写得好。淮南之战中那些往来乞和的文书，就引起过周世宗柴荣的嗟叹。

李璟的词作深得后人称赏。如王安石与黄庭坚谈起各人最欣赏的词句时，黄庭坚举出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王安石则以为不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雪浪斋日记》），这正是李璟的词句。李璟词作存留虽不多，却也自有特色。一是情感深刻而细腻，二是表达婉曲而典雅，三是语言朴素而优美。

李璟的性格本来就多情敏感，而自幼家庭奉事佛教的影响与传统士人对老庄哲理的研习融合到一起，使他对人生的理解多一些悲悯，少一些乐观。再加上自幼参与政治斗争而形成的既情愿又不情愿的心态，李璟在抒写情性之际，往往糅和着一些哲理的参悟，使其感情本是因物而起，却又超出物外而包含了对人生的感慨。他所存留的四首词，都可以视为写闺怨，又都可以视为写心愁。不仅是因为古人本有“香草美人”的寄喻传统，也因为词中情感的内涵。如写秋思而

引出“还与容光共憔悴”的悲伤，写春恨而有“风里落花谁是主”的叹息，写遥望而有“三楚暮，接天流”的茫然，都不止于女子之思夫。尤其是“落花”一词，在四首词中出现了两次，虽然今天不能见到李璟的全部词作，但这种偶然的高频率使我们可以推测，这是李璟常用的一个意象。而李璟写落花，不是写其芳菲不再，不是写其落红无数，不是写其顺水漂泊，而是写风吹落花空中飞，极轻灵，极美妙，是最后的舞蹈，而且身不由己，于是令人感叹一切的一切，主宰何在？“落花”是许多诗家词人都爱用的意象，但像李璟这样的写法还是少见的。龙榆生先生曾说：“元宗会周师大举，折北不支，至于蹙国降号，其忍辱含垢，委曲求全，正足以养成其千回百折之词心。知中主实有无限感伤，非仅流连光景之作。”（《南唐二主词叙论》）的确，李璟之词并非仅仅是流连光景之作，他以简练的笔触，通过选取的日常生活景象，抒写了自己的人生感慨。语言无奇，却感人甚深。

公元 961 年六月，李璟在南昌过世，七月灵柩运回金陵。太子从嘉一边办理丧事，一边即位治政，改名为煜。从此，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李煜的个人命运就与南唐的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一年，李煜二十五岁。

李煜在公元 937 年出生时，李璟已经有了五个儿子。在他之后，又有了四个弟弟。李煜的生日七月七日，正是传统的乞巧节。妇女们会在这一天以瓜果供奉天神织女，在月下结彩穿针，以祈灵巧。也许是冥冥之中真的有定数。在这一天出生的李煜，生得团脸丰颊，皮肤白润，颇见秀气。南唐先主李昇虽是武功起家，而仁厚恭俭，讲究礼仪，不无儒士之风。中主李璟音容娴雅，好读书，能诗文，有才艺之名。父子



二人又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拜佛礼僧，诵经念佛，心存善缘。在两代君主的影响之下，南唐宫廷中书卷气浓郁，收藏的字画典籍颇为丰盛，孩子们研读经籍，学习文艺，条件非常优越。李煜自幼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又聪颖好学，既然不是长子，就没有承继国祚家业的责任，他是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诗文书画的学习陶冶之中。年岁稍长，便才艺出众，既善诗文，又精书法，通音律，能绘画，虽是生在帝王之家，却是远离政事，游戏生活，一派江南才子的潇洒风韵。不过，到父亲李璟成为一国之君以后，李煜这种优游裕养的安逸生活就开始泛起涟漪，又渐渐地波澜动荡，不再平静。

李璟继承王位是在公元 943 年，这一年李煜七岁。李璟继位之时，便在父亲李昪的灵前发誓，约以兄弟传国，而任命长子弘冀为江都尹、东都留守，驻在扬州。在李璟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里，南唐政局稳定，李煜封安定郡公，生活一如既往的安闲余裕。直到南唐与北周战争发生，给李煜的生活带来了变化。当周世宗征战淮南，南唐军队节节败退，淮南之地大片沦落，举国上下一片惊恐之时，已经调防润州的弘冀不惜违抗朝廷的命令，主持了与吴越军队的对抗厮杀，而大获全胜。弘冀的胜利对于衰败中的南唐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于是李璟接受了皇太弟景遂的辞呈，而以弘冀为皇位的继承人，称太子。这是公元 958 年三月的事情，时李煜二十二岁。

李弘冀在成为太子之后，忧惧地位不稳，在次年设计毒死了叔叔景遂，而自己也在当年九月因病过世。弘冀死时，排在李煜之前的兄长们都已不在人世了，这样，王位继承人的重任就依次落到了本来排行老六的李煜身上。父亲李璟改封他为吴王，拜尚书令，知政事。

这时的南唐，与北周以长江划界，淮南的土地已经全部

丧失。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李璟仍在勉力维持，李煜进入朝政，开始成为父亲的帮手。不过，周世宗在获得淮南的胜利之后，既与南唐签订和约，并无再度南下之意，正全力以赴地对付契丹。周世宗死在北征的途中，赵匡胤趁乱实行禅替，建立宋朝，也要有时间来整顿朝政，巩固势力。因此，在 959 到 960 的两个年头中，北方政权对南唐的威胁不大，李煜以吴王、尚书令之职位协助父亲处理政事，决定权在李璟的手中，形势又平稳，也不曾经历风浪。但到 961 年，宋朝再度表现出对南方土地的兴趣，李璟忧惧之下，决定迁往南昌，而留李煜在金陵，于是正式任命他为太子。李煜这时才开始独立处理国家的一部分政务。到了这一年的七月，他接过死去父亲手中的权力，成为君主，南唐的国家职责就全部落在了他肩上。

李煜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国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心理上，对此，他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命运将他送到君主的龙椅上坐下，并将国家的权力、家族的责任一并交付于他。虽然不是自己的心愿，但是，这同样令他有一种沉重感。李煜一即位，便向宋太祖表示臣服之意，先送去父亲李璟的遗表，再呈上自己的《即位表》。

经历了南唐在祖父时的兴盛，经历了父亲李璟在位时的衰落，而在国家危蹙之时执柄，李煜很明白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也从未想过要有所作为。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自己规定了一条明确的底线，那就是不想成为不孝子孙，而要守住这份家业。那么，如何守业呢？他所面对的首先就是宋朝的威逼。因此，他向宋朝表示“惟坚臣节，上奉天朝”，即不惜代价，只要宋朝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保留南唐的土地。这一点，在他后来的《乞缓师表》中就说得更清楚了：“傥令臣



进退之迹，不至丑恶；宗社之失，不自臣身，是臣生死之愿毕矣。”这一即位之初的想法，在其后的形势中不断受到摧折，而始终未变。了解了李煜的想法，就能理解他在即位以后处理与宋朝关系的做法与分寸。

从 961 年即位，至 975 年金陵城破，李煜在位共计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他向宋朝进奉的财物珠宝，不计其数。当宋灭南汉后，李煜主动将南唐的官职制度全部改名降等，并将宫殿台阁上代表君主地位的鸱吻的装饰全部除掉，表示降身屈从，希望能换得宋朝的怜惜，手下留情。在这十五年中，李煜对于宋朝，身为国君，屈用臣礼，除了恭敬，还是恭敬。在他，只要能保留南唐的土地，平息战事，不惜降低自己的政治身分，舍弃君主的尊严。

但是，有一件事，无论宋朝是利诱也好，威胁也好，李煜是坚持不肯从命的。公元 971 年十一月，李煜派弟弟从善作为使者携带重礼入宋示好。宋太祖赵匡胤接见之后，却任命从善为宋朝之官，安置于汴京宅第。次年，命从善写信给李煜，转告赵匡胤的旨意，要他人宋朝谢。李煜得信后深知，自己如果入宋，那就是将南唐拱手相送，宋人兵不血刃，便可收得江南。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于是他回绝了借从善之口而作的传达，而增加了这一年向宋朝进奉的贡金。此后，即使是赵匡胤的邀请，李煜也不从，而且还说出了宁死不去的狠话。那么，在宋朝面前一贯表现柔弱的李煜，之所以在此事上的态度如此强硬，表明他是宁可战败作俘虏，也不肯自动解除武装去作奴仆。此事表现了李煜的性格还是有着倔强的一面的。而在这样的决定之中，支持他的就是即位之初便下定的决心：不能背负不孝的罪名。这也应该是他当宋朝大军压境而最终采取守城抵抗政策的原因。因此，史书说他

“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

公元 975 年，宋军南下。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金陵城中被围近一年的李煜向宋朝将军曹彬投降，后被押送到汴京，南唐国家灭亡。958 年七月七日，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汴京的囚禁之所，这一天正是他四十二岁的生日。

李煜作君主，是他人生的最大失败。而这一失败，却成就了他作为杰出的词人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 976 年正月，俘虏李煜及其臣属被押送到汴京。赵匡胤恼怒他不从诏命，虽然示以优待，有官职，有俸饷，有居所，而封为违命侯，使他背负耻辱。到太宗时，才改封陇西公。曾为帝王子孙，曾为一国君主，李煜在汴京的生活是艰苦困窘的，是羞辱难堪的。宋太宗曾指着宫中藏书问李煜：“听说你在江南爱读书，这里藏书多是你的旧物。现在你还读书不？”李煜除顿首称谢，无言以对（《十国春秋》卷一七）。在囚禁幽居之中，爱书的李煜，如今是以读书度日。同为读书，与往日却是两重天地。金陵城破之前，他指着宫中图籍交代妃嫔黄氏：“此皆吾所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为他人所得。”《宋小史》记载：“太祖命吕龟祥籍煜图书赴阙，得六万卷，皆焚余也。”当在宋朝宫殿中重新面对自己当年焚余的藏书时，当面对宋太宗貌似关心的嘲弄时，李煜心情之羞恨难当，可以想知。而且，这种羞辱难堪是来自方方面面。王铚《默记》说：“小周后随后主归朝，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多宛转避之。”李煜在汴京，今昔生活的悬殊，时刻难堪的羞辱，都使他对故国的思念日益强烈，日益深刻。他曾写信给金陵的旧宫人说：“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怀念故国，感叹今昔，这种情感铭心刻骨，折



磨着他的心灵，也成为他囚禁生活的精神寄托。在囚禁中，李煜用笔来抒写这些无人可以倾诉的痛苦，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词章。

李煜喜爱诗词，早年就有文章之名。当还在南唐宫中时，他以赋诗作词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随时有作，兴致颇浓，都限于宫廷生活，不过是吟花草，弄风月，多写女人，多写酒宴，内容空虚无聊，文笔确实精美。宋太宗就不以为然地评价他：不过一翰林学士而已。认为他的诗词全无帝王气象（《五代诗话》卷一）。又感叹道，李煜若能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南唐灭亡了，李煜成了俘虏，做了囚徒，而他的词作风貌在入宋以后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清人赵翼就曾感叹：“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词便工。”因此，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被俘囚禁的悲苦处境，使李煜饱尝了人生的痛苦，体会了世事的变幻与人情的冷暖。人生角色的变化，使李煜的眼界比过去要开阔。本来就很敏感的心灵，这时则有了许多的生活比较，有了许多的情感积淀；本来就很多情的性格，这时就更加是触目皆成景，事事都含情。他将自己对人生最痛切的感受都融入了词作的抒写。王国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人间词话》）这主要应就李煜的后期词作而言。

李煜的创作，有诗，有词，有文，有赋，而以词的成就最高，他也以词人而著称于后世。词在中唐以后渐渐兴盛，一直是歌宴佐兴的音乐作品，本是一种娱乐文学。在文人眼里，词与承担着“言志”功能的诗有着根本的区别。诗是正统，词是别类，只能算是小艺。李煜前期的那些风花雪月之作，正是词调的本色。因此，当他用词来抒写表现幽禁生活

的情感活动时,李煜就为本是娱乐文学的词调打开了新的天地。他用丰富的人生情感来充实原本限于浅斟低唱的词,用深厚的文化修养将精炼淳朴的语言引入原本直白的词,使本是俗调的词走上了雅化之路。在这一点上,王国维对他有很高的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始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李煜的生活圈子都是比较狭小的,生活内容都是比较单调的,因而他的词作在情感内容上也比较单一。不过,因为是一种纯粹情感的抒写,又不作理性的节制,而任随感情的倾泄奔流,李煜的词是其性情的本色表现,有一种可贵的真实。前期写酒宴女色,可以写得艳丽而肉味十足,后期写亡国之思,则沉痛哀婉而催人泪下,都是不假修饰地表现其感受。他的语言,既有士大夫的凝练清丽,又不失词之出于民间的口语特色,加上他精通音律,词韵相谐,读来流畅而亲切,心为之动。尤其是李煜既有佛教的家学渊源,又特别喜好《周易》、《庄子》等著作,沉浸咀嚼,相融相化,构成了他体味哲理的思想兴趣。因此,他的后期词作,往往将个人的身世之感扩展为一种宇宙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而使其抒写获得了广泛的情感认同。他的词中名句,如“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梦里不知身是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之所以久传不衰,为人所喜爱,正在或言情深广,或言情形象,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量。

李煜是写词的高手,他的诗的成就虽然不及词,但因为受到了词的写作方法的影响,也别有一种特色。传统的诗,以抒写情志为宗,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故以语言的含蓄为



重。词由民间俗曲而来，意思简单而浅近，进入文人手中，意浅就要重视表达的曲折。李煜诗的情感内蕴不求深刻，语言朴质，不多修饰，而在抒情结构上往往近于词的写法。他的文章存世不多，又多是朝廷文书，外交往来，注重骈对用典，讲究辞藻，反映的是当时风尚。不过，他的《乞缓师表》一文骈散相杂，不拘俚偶，而有真情的流露，想是形势危窘时的率性之作，在政治文书中比较少见，颇值得一读。

本书为李璟和李煜的文学作品选集。

李璟爱好文学，当时就有文名，宫廷之中又常有游宴酬对的活动，按说李璟的创作数量会很可观。但是，李璟的文字流传下来的却很少。不知是他生前未作系统的编纂而流散不存？还是虽有编集却毁于战火而今天不能见？遍查宋人所作目录之书，均无李璟文集的记载。现在搜罗的诗词文章，主要录自《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影印版）与《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版）。其文章多有非完整面貌者，然而一是存留可贵，二是虽不完整、尚可见其风貌，故选入。对于一些残损严重、难观大体者，则未收入。文章部分用《册府元龟》卷二三二（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版）所录作校订，辅以《南唐书》、《旧五代史》及《十国春秋》所载。词则据中华书局 1999 年 2 月出版《全唐五代词》为校。其中有出入的文字，据上下文意而择善从之，限于本书体例，未作校注。

李煜，一生创作颇丰，也可惜今天不能得见其全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目录书中所著录的“李煜集十卷”，大概亡佚于元代以后。明代始有其词作的辑佚之书出现。这里的选录，诗以厉鹗《宋诗纪事》卷八